

明紀

武宗 世宗

穆宗 神宗

資治通鑑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一

起丙寅明武宗正統元年盡凡十六年

辛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

丙寅

武宗殺皇帝正德元年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代之

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尚書熊繡可任繡快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殉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竊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延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卽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飾儉芳之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尙須用度何況縣官今天下多逋祖豈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爲尙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帝諭羣臣修省劉健謝遷李東陽上言比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不可有於朝廷弓矢甲冑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

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戶部尙書韓文並罷

瑾東宮舊豎也帝卽位與其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俱用事時號八虎日進鷹犬歌舞角觚之戲導帝微行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三百餘所畿內大擾先是健東陽遷以瑾等蠱惑上心請誅之疏畱中五官監候楊源以星變陳言帝意頗動戶部尙書韓文率諸大臣極諫帝命司禮監王岳等詣閣議遣瑾等南京健遷欲遂誅之事垂濟而焦芳洩其謀於瑾瑾等夜趨帝前環泣曰微士恩奴婢飼犬矣且毬馬鷹犬何損於政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卽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提督東西廠張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机營魏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韓文再疏諫不聽健遷卽口乞休聽歸瑾旣得志遂以事褫韓文職并休責諸臣之請畱健遷者瑾每奏事必偵帝爲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濶我白次遂專決不復白每於私第批答章奏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東陽頓首而已

以焦芳爲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入內閣預機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令鏊與芳同入閣

除曲阜孔氏田賦

三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

劉健謝遷既去瑾恨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尙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爲奸黨榜示朝堂

勅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復甯王

震濠護衛

初震濠祖甯靖王犯法革護衛至是宸濠請復許之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先是一清以花馬池一帶地勢平慢寇每從此燬墻人固原平涼不能耕牧請修築邊墻帝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瑾恨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尋以一清破冒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

秋八月作豹房

帝爲羣閹盡惑於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冬十月以楊廷和爲文淵閣大學士

戊辰

三年夏六月劉瑾執朝士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理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
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時酷暑有暴死者明日李東陽
等力救瑾亦廉知其
同類所爲眾獲宥

秋九月逮前兵部尙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大夏以鎮守中官董讓等貪殘請接治帝不能用致仕歸劉
瑾與焦芳譖於帝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叛
遂謂大夏前爲巡撫時激變逮下詔獄論死都御史屠滹持不
可瑾嫚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爲婉解瑾詞大夏家實
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耶遂改肅州大夏
年已七十二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頭去觀者歎息泣下

己巳

四年夏四月王鏊罷

鏊初開誠與瑾言聞聽納而焦芳專嬖阿瑾橫彌甚鏊不能
救乞休去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年七十五論文恪

劉宇因焦芳交結
好闢以厚賄干進
及得長吏部又以
贈遺較薄私懷悵

六月以劉宇爲文淵閣大學士張綵爲吏部尙書

快其居心惟知網
利固不復知有廉
恥事矣至瑣欲用
張綬遂假以入閣
為名去三吏部施
即破祖而歸又為
如其舊芳之惡其
相就而論指使
乎觀於張綬由芳
力薦後反有隙而
段貝亦以芳黨轉
眼相攻小人傾險
情態固何所不至
哉

始宇介于焦芳以結瑾得入為都御史瑾好摧折臺諫宇輒以
小過咎御史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贄瑾瑾大
喜遂晉吏部尚書至是瑾欲用張綬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
閣中極驩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
宇乃乞省墓去綬以瑾同鄉一歲之中出郎署長六鄉變亂選
格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塗巷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安
妾美綬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
曰一身外皆公物綬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與載歸
瑾誅宇削籍綬以預謀逆瘐死獄中仍判尸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

秋小王子寇延綏

五年春二月以曹元為文淵閣大學士○三月以洪鍾總制川陝

河南鄆陽軍務

時湖廣歲飢盜起汚陽出沒洞庭間岳州陷臨湘官軍屢敗
鍾徽都指揮潘勛等擊破之擒斬七百餘人四川保甯賊蓋廷
瑞驛本怨廖興等眾十餘萬延蔓陝西湖廣之境陷通江營山
縱掠遂劍二州鐘令永順土司彭世麟以討禽廷瑞本怨斬之
廖惠逸去轉掠兩川官軍不敢擊躡賊後鹹良民為
功士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兵如篦土兵如髯

夏四月安化王寘鐸反遊擊將軍仇鉞討平之

寘鐸慶歸王曾孫也與其黨周昂等潛畜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甯夏以五十畝爲一頃苛斂騰怨寘鐸遂舉兵反殺東及巡撫總兵官傳檄遠近以誅劉瑾爲名詔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以太監張永監軍先是仇鉞屯玉泉營寘鐸召之鉞謬以兵隸賊營自稱疾堅臥及一清將至寘鐸令昂就鉞問計鉞方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乃提昂首麾兵馳縛寘鐸賊平論功封咸甯伯

五月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而四方賂瑾皆先賂芳始張綵爲郎時芳力薦以悅瑾比線爲尙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劉瑾數於眾中斥責之芳不得已乞歸瑾敗斥爲民後大盜趙鐃寇河南發其先塚取芳衣冠被庭樹砍裂之芳僅以身免

六月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鑄大慶法王西大覺道圓用自在大定慧佛金印自稱法王其後帝習韃靼語自名忽必列習回回

劉瑾罪惡盈擢
髮難數國神人所
其憤然張永本其
堂與即積有猜嫌
亦未必遽肯自傷
同類楊一清乘機
虛知非復可以大
義相規固以瑾誅
公益柄用一語中
其所欲遂慨然直
任不辭一清蓋能
洞見小人肺腑而
譎以行其正者

語自名妙吉敖爛習番
僧語自名領古班丹

秋八月劉瑾伏誅

先是張永監軍西征楊一清深與相結知永與瑾有隙因與盡
策請誅瑾及獻俘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退永出寶鏑
檄因奏瑾不法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馬
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明日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正令悉如
舊帝親籍瑾家金數百萬珠玉寶玩無算所持扇內藏利匕首
二帝大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鞠午門獄具詔磔於市怨家爭
購其肉生噉之諸附瑾者皆竄逐朝署爲清

曹元以罪免

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自劉瑾侍東官卽與相結得
黃緣職至卿相瑾敗元上疏乞哀言官交劾斥爲民

九月以劉恕梁儲爲文淵閣大學士○冬十月霸州盜起

初文安盜張茂交通豹房近侍劉六劉七等附之後茂爲官軍
所獲劉六劉七自首伏詔貴死捕賊自贖尋叛去聚眾剽劫旬
日間眾至數千明年賊分爲二劉六劉七寇山東趙鐸寇河南
命惠安伯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偉中錫主招撫致賊大

誣逮下詔獄以兵部侍郎陸完代完屢奏逮太監谷大用等謂
賊可即平冀邀封賞與伏羌伯毛銳率京軍往討駐臨清賊推
眾突湖州犯京師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羣盜縱橫陷山東七十
餘城道路梗絕又明年命咸甯伯仇鉞副都御史彭澤討趙鐙
於河南鐙奔湖廣官軍追獲之於江夏劉六奔夏口殺都御史
馬炳然劉七自大江下孟瀆奔保狼山官軍分道擊之劉六劉
七並流矢死
凡三年始平

辛未

六年春正月以楊一清爲吏部尙書○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總

制江西軍務

時撫州有東鄉賊南昌有姚源賊瑞州有華林賊贛州有大帽
山賊官軍屢敗失利金調廣西狼土兵進討半歲間俘斬二萬
七千餘人立東鄉萬年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金方倚其力不爲禁士民深怨焉

夏五月前兵部尙書劉大夏卒

贈太保
諡忠宣

冬十二月地震○劉忠罷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輩猶用事永嘗遺廖鵬知忠知為中官所
又卻其餽永大恨是年忠典會試帝摘試錄中
齟乞省墓歸

十二月以費宏為文淵閣大學士○黃河清

自清河日至柳鋪
九十餘里凡三日

七年秋八月召洪鐘還以彭澤代之

澤與總兵官時源數敗賊禽
斬賊首踰思倖等遂請班師

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並姓朱氏

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為義
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國姓

冬十一月詔大同宣撫遼東延綏四鎮兵開京營

初江彬結義子錢甯以進及彬驟得幸甯心忌之彬欲藉邊兵
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於是調四鎮兵入
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領羣閣苦射者為
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中光照官苑呼譟聲達九門

賜姓始於漢之奉
春至唐而降臣蕃
將皆著屬籍實為
紊亂不經著義子
乃五季好雜割據
所籍以畜養羣林
其名尤不可為調
武宗性耽嬉遊所
覺者皆亡賴之徒
如張茂以大盜而
入待哺則其元
雖不倫已可概見

申王

乃至中官奴卒並得賜姓宋氏以異類而附宗盟更復成何國體真奸狎匪人遂置貴賤尊卑于不顧爰牒所關而奉濫若此其他尚可問乎

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性詳慎有文翰初與劉健謝遷等請誅劉瑾健遷詞色甚厲惟東陽少緩故健遷去而東陽獨留瑾摧辱縉紳東陽亦多所解救至是以老疾乞休許之家居四年卒贈太師諡文正

八年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代之

初陳金破東鄉賊土兵邀賞于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逸黯傑者多不死及破姚源賊金與諸將置酒高會賊賂土兵乘間遁轉掠徽衢餘未復集至是召金還以右副都御史俞諫代明年連破賊於貴溪東鄉賊平

秋九月土魯番據哈密

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戊甲

帝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宸濠別為奇巧以獻置火藥宮庭遂延燒宮殿皆盡楊廷和等請帝避殿下詔罪已又疏請早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民革官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詔皆切至帝不省

二月以新貴為文淵閣大學士○夏五月費宏罷

錢甯陰黨宸家欲交勸宏醜宏絲幣珍玩拒卻之甯漸恚宸濠
請復護衛屯出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甯及兵部尚書陸完主
之中官持秦十閣宏力言不當予卒予之於是宸濠與甯合數
偵宏事無所得以御中嘗劾宏弟案不當畱翰林郎指為宏罪
中旨責宏令自陳狀宏
即日乞休命下遂致仕

秋八月朔日食○京師地震○九月謫編修王思為饒平驛丞

時帝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疏言孝宗子惟陛下下一人當為
天下萬世自重其身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疏留中謫
饒平驛丞

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沔為庶人當沔自殺

當沔好弄兵聞哀質善射嘗召與角勝質怨家告質
謀逆詞連當沔遂被逮謫守鳳陽陵既至觸牆死

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十年春正月帝有事於南郊逮暮成禮

郊祖鉅典田屬宿
供同以備歲歲儲
質明行事始足抒
昭格之誠武宗

情意荒味於夜旦
大禮昏暮始成全
不以敬天為念雖
升壇祭燎亦必以
情氣乘之致慢軌
其為苦齊東野語
不啻至暮受朝貽
幾前史武宗並且
幾視明禮不幾况
面愈下乎

江彬因武宗荒嬉
無度胡其所好導
以佚遊止圖避邪
攘權而不顧置其
君於險地坐令萬
乘之尊意裝微服

楊一清等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後大晚入春以來漸至昏夜日
月之光既遠土下之情不通侍衛被執鎧使自朝至暮飢餒困
疲四夷貢使見此能無駭異歸
而傳語必啟戎心疏人不報

夏閏四月以楊一清為武英殿大學士

時楊廷和以夏
去用一清代之

冬十一月遣大監劉允使烏思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為幡幢黃金
為俱具餽賜鈍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清漕艘為之阻
截入峽江舟大難近易以購艤相連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
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
允脇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
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朔日食

十一年夏大旱○五月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月○秋八

月楊一清罷

論其時又多方
盛藏之流連

反其情而為巨周
武宗遂而不悟復

諫獨行甚至索婦
良家或謂其失

德無所不至彬雖
旋伏刑誅而武宗

之貽笑千秋豈能
掩長

武宗身居九五乃
豈亦人臣爵號忽

假名隆殺自封冠
履焉然草莽賈子

古亦有奇聞且以
其有而下齒臣王

體節之憂勇已甚
各不正而言不願

徵兆實屬不祥彼

時我子錢甯用事一清以災異陳時政議切近侍甯與
江彬等惡之使優人於帝前為蜚語一清力請骸骨歸

以蔣冕為文淵閣大學士○以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

漳

十二年春正月帝祀南郊遂獵於南海子

郊祀畢即幸海子縱獵夜
半始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夏四月靳貴罷○五月以毛紀為閣大學士○六月朔日食○秋

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壞權數導帝遠遊使諸近臣不得侍因言宣府樂工多
美婦人且可觀邊釁何鬱鬱居大內為廷臣所制帝然之至是
急裝微服出得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
河請回蹕不聽至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不奉詔乃還越
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次旨廷臣追諫者因度關幸
宣府彬先為帝建鎮國府第犴豹房珍玩衣御實其申彬從帝
數夜人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未幾幸陽和迤北五萬騎入寇
者將天助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寇引去官軍死者數百

漢成帝之稱張公
于唐莊宗之稱李
天下誕育更甚
竟得保有宗祧豈
以孝宗清澤未泯
故不致遂臻淪覆
邪

人以捷
聞京師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冬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十四日復如宣府

帝將至京命羣臣各製旗仗迎延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
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延和執不從乃已居十四
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
以次追及楊廷和等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帝還京師○夏五月朔日食○六月葬

孝貞皇后

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
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

秋七月帝自加封鎮國公復如宣府

勅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神功聖武宜加顯爵以報其勞今
特加封鎮國公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以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

將軍不已而復加
封國公武宗方自
多其名號尊崇而
不知張震已甚揚
廷和等正言極諫
未嘗不侃侃可聽
然前此帳聯迎汪
已明普威武之名
不稱尊號廷和等
亦皆奉觴謂賀恬
然不以爲貴何至
此始爲爭執委廷
阿順之欲其能因
斯少理

王守仁平江西賊

一至于此古今所未有也不聽又錄應州功賞內外官九千九
百五十餘人遂北行由大同偏頭關渡河次榆林綏德至應州

初陳金討姚源華林諸賊多取招撫末大懲創民間父兄被殺
者不得報讐時相詬訾諸凶不自安轉徙肅聚不數年仍起爲
盜又南領地多深阻易爲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
志山等章州和頭諸寨有賊首池大鬚等於足江西福建廣西
湖廣之交方千餘里皆亂兵部尙書王項薦守仁才特用之守
仁先攻大庾賊巢還兵入險乘夜縱火師大捷旣而進兵橫水
破賊寨十八斬首三千有奇
四道積年逋寇至是悉平

十四年春三月帝還京師○京師地震○帝自加太師勅諭南巡

諭禮部太師鎮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祚福其具儀以
聞又諭工部令南行宜亟修黃馬快船閣臣及科道皆切諫不
報兵部郎中黃鵬等疏言陛下卽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於逆
瑾再壞於佞幸又再壞於還師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
將起因陳六事一崇聖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
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等亦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哀

號聲徹天今聞南巡民多逃竄非古巡狩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宜監博浪栢人之禍郎中張衍瑞等百餘人相繼抗疏諫帝怒甚執六人下鎮撫司掠治餘一百七人跪闕前五日旋杖之死者十人

夏六月宸濠舉兵反王守仁討平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中外無敢言者時帝無儲嗣巡幸不時人情危懼宸濠日夕覬覦聞帝將南巡陰遣樂人張設勾欄雜戲欲邀帝幸會朝廷遣官戒諭又逐其旗校遂決計反會宸濠生曰宴都御史孫鏈兵備副使許達等明目燧等人謝宸濠令閉門甲上露刃環之跪言太后有密旨燧曰果有旨巡撫大臣當與聞請出觀之宸濠怒叱甲士縛燧達奮身起罵并縛達斬之布政使梁宸胡濂按察使楊璋等皆降賊賊以致仕官李上貴舉人劉養正為謀士釋獄囚收府庫遣人分詣郡邑奪印起兵遂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時守仁方奉命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謀集諸路兵擣賊巢傳檄遠近暴宸濠罪守仁恐賊出長江順流東下乃以計撓之為蠟書遺李士實劉養正令德密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士實養正勸宸濠疾趨南京宸濠果心疑不敢出詔路勒王兵既集或議救安慶守仁曰九江南康皆為賊據我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頭死鬪是腹背受敵耶賊精銳悉出守備皆空不郊直搗南昌使彼解圍自救然後逆擊之胡中棖不勝矣眾稱善文定信